

高擎乌兰牧骑这面红色文艺旗帜

◎吉日嘎拉

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充分肯定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再次指出:乌兰牧骑是内蒙古这个地方总结出来的经验,很接地气,老百姓喜闻乐见,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既要通过文化市场发展满足群众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但乌兰牧骑这种直接为老百姓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文艺活动永远不会过时,要继续大力提倡、支持、扶持和推广。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事业重要指示,全面准确认识和理解乌兰牧骑这面红色文艺旗帜,对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促进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我的认识和理解如下:首先,从国家层面上讲,党和国家肯定和称赞乌兰牧骑为红色文艺轻骑兵,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什么叫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榜样。

一、旗帜就是方向

乌兰牧骑始终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社会主义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一根本问题上,把准了服务性质,找准了服务内容,创新了服务方式,60多年如一日,坚持了正确方向。乌兰牧骑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性质决定,农村牧区是乌兰牧骑活动的主战场和永远不能撤离的阵地,广大农牧民群众是乌兰牧骑永久的服务对象。

红色基因是乌兰牧骑的灵魂。乌兰牧骑的诞生,是党的文艺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是传承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的重要成果。1957年第一支队伍诞生时就起名为乌兰牧骑,红色嫩芽,将忠于党、服务社会主义的红色基因融化到队员血液中,将扎根基层、服务农牧民的红色烙印,深深地印刻在乌兰牧骑旗帜上,始终传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宣传队红色基因,弘扬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跟党走,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观看乌兰牧骑演出,接见乌兰牧骑队员,提倡全国文艺界向乌兰牧骑学习。江泽民同志题词“乌兰牧骑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中,殷切期望乌兰牧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为新时代乌兰牧骑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应该说,在乌兰牧骑60多年光辉历程中,始终闪耀着社会主义文艺红色基因磅礴力量,在乌兰牧骑扎根基层、服务农牧民群众的一切活动背影中,始终闪烁着社会主义文艺红色底色。

在文艺创作上,乌兰牧骑始终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据统计60多年来,全区乌兰牧骑创作了13200多个节目,有1100多个节目在自治区获奖,230多个节目获国家级奖项。其中,舞蹈《顶碗舞》《彩虹》,好来宝《打虎上山》《腾飞的骏马》,歌曲《文化轻骑之歌》《草原儿女爱延安》《牧民歌唱共产党》等一大批接地气、讴歌人民、讴歌人民的乌兰牧骑特色精品节目,几十年来久演不衰,深受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二、旗帜就是形象

乌兰牧骑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乌兰牧骑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各个环节,融入到乌兰牧骑全部活动中,用实际行动为全国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树立了《红色》形象。

乌兰牧骑红色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体现在扎根基层、服务农牧民群众的精神风范上,体现在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的《服务方式》上。乌兰牧骑不受环境、场地等条件影响,随时随地为农牧民群众演出,传播新思想,弘扬主旋律,被称之为《红色文艺轻骑兵》,体现在坚守基层文化阵地的属性上。乌兰牧骑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和弘扬主旋律作为乌兰牧骑建队方针,始终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作为乌兰牧骑队员精神支柱,以强烈的责任意识,饱满的精神状态,始终坚守着党的思想文化最基层阵地。

三、旗帜就是榜样

在60多年发展历程中,乌兰牧骑积累了很多值得学习和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全国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做出了榜样。尤其是乌兰牧骑独有的县级文艺团体可以复制的宝贵经验,引起了全国各地的高度重视和学习借鉴。为此,多年来党和政府、新闻媒体,大力倡导开展了向乌兰牧骑学习活动。

1964年11月开始,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乌兰牧骑先进事迹,向全国文艺界推广乌兰牧骑经验。

1965年乌兰牧骑全国巡回演出时,各省市自治区都发出通知,要求本省文艺团体认真向乌兰牧骑学习。

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批准的《六五计划》中,关于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文化事业时指出:在沒有剧团的地方,要建立乌兰牧骑式演出队。

1983年9月,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由内蒙古、新疆、云南等15省市自治区16个乌兰牧骑或乌兰牧骑式演出队参加的文艺会演。

1997年8月,国家民委和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乌兰牧骑式先进团队表彰大会,15支团队被授予《全国乌兰牧骑先进团队》称号。其中,内蒙古5支乌兰牧骑受到表彰。

2017年12月,中宣部发通知,要求全国文艺界向乌兰牧骑学习,努力建设具有地域文化特点,深受百姓欢迎的文艺小分队、文化工作队等,打造更多红色文艺轻骑兵。

乌兰牧骑60多年发展证明了一个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中所说: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从自治区层面上来看,乌兰牧骑的创立和发展,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和民族政策的实践典范。

一、乌兰牧骑是享誉全国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品牌。乌兰牧骑概念中,包含着革命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特征。乌兰牧骑深深扎根于内蒙古农村牧区这片沃土,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成为内蒙古家喻户晓的文艺工作亮丽名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具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文化艺术品牌。成为内蒙古这道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一颗璀璨明珠。

二、乌兰牧骑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宝贵文化财富。乌兰牧骑精神和经验,对于内蒙古各项事业均有普遍的启示和借鉴意义。1965年2月开始,内蒙古日报等发表文章,介绍乌兰牧骑经验,号召全区宣传文化系统向乌兰牧骑学习。

1966年1月,乌兰夫等自治区领导接见乌兰牧骑全国巡回演出全体队员时,号召全区各行各业学习乌兰牧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好服务基层。

1983年12月,内蒙古党委政府下发《关于开展学习乌兰牧骑活动的通知》,要求在全区各条战线、各行各业普遍开展向乌兰牧骑学习的活动。

2018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又一次号召全区各行各业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的基层综合服务活动。全区各行各业组建草原综合服务轻骑队,深入基层,为群众提供精准化服务。因此,今天的乌兰牧骑这个名称已经远远超出它本来的含义,已成为内蒙古各行各业服务基层、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代名词。

第三,从乌兰牧骑本身来讲,在60多年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中,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蕴育形成了以植根基层、情系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为核心的乌兰牧骑精神。乌兰牧骑精神是乌兰牧骑队员的宝贵财富和巨大的精神动力。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那种艰苦创业的豪迈,为农牧民送歌献舞的激情,为乌兰牧骑艺术奋发进取的拼搏,为乌兰牧骑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今天仍然激励着每一个乌兰牧骑队员,鼓舞着全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

二、塑造了行业特点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个光荣传统的内涵,2017年12月,自治区党委、政府39号文件中具体表述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吃苦耐劳、甘于奉献、团结拼搏、勇于创新。将乌兰牧骑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乌兰牧骑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创造了符合内蒙古实际,服务于最基层人民群众的《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的独特建队方式。

四、取得辉煌业绩,创造了内蒙古文艺发展史上的奇迹。据统计,60多年来,全区乌兰牧骑累计行程132万公里,为基层演出36万场次,观众达2.6亿人次,创作节目13200多个。

五、一代一代乌兰牧骑队员,在乌兰牧骑岗位上,无怨无悔地坚守和付出,书写着平凡的人生华章。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以接力棒形式,弘扬乌兰牧骑精神,传承优良传统,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群众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牢牢地坚守着社会主义文化最基层阵地,把青春年华献给了乌兰牧骑事业。因此,应该自豪地说,当一名乌兰牧骑队员,是光荣的,值得骄傲,应当得到尊敬。

六、为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创造性地探索开拓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文化发展和服务途径,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到履职尽责各个环节中,融汇到乌兰牧骑的全部活动中,把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的特点,凝聚为乌兰牧骑植根基层、艰苦奋斗的建队方针,形成了独特民族神韵、生活气息浓郁、时代特征鲜明、演出机动灵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乌兰牧骑艺术风格,以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创新作为服务基层的重心,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和途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把乌兰牧骑建设成民族艺术人才和文化骨干培养和成长的摇篮;走下去,与走出去,协调互补,使乌兰牧骑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活跃在内蒙古大地上的乌兰牧骑,60多年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以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为履职尽责,以深入基层、服务广大农牧民群众为使命和担当,为普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民族优秀艺术,推动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乌兰牧骑60多年实践启示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的事业才能够一往无前,蓬勃发展;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我们才能把握正确方向;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只有把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各族人民的思想之中,才能凝聚起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作者系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会长)



让光照进来

蒙古国作家僧 额尔德尼短篇小说集《月光曲》译后记

◎照日格图

在国内可以用蒙古文阅读的读者群中,对蒙古国作家僧 额尔德尼的名字并不陌生。他的散文《故乡的风在诉说》入选全国普通高中《蒙古语文》课本长达几十年,其中一些段落,是学生必背的内容。僧 额尔德尼在那篇大家耳熟能详的散文中,提到过他的两篇小说,即《送往天堂的发条车》和《太阳鹞》。是那篇散文和文中提到的两篇小说,打开了好多人阅读僧 额尔德尼作品的大门。

关于僧 额尔德尼的作品以原文在国内传播的情况,西北民族大学的本科学子乌恩其夫做过详尽的统计,包括在蒙古文期刊上的转写发表情况,入选文学史的情况和作品的出版情况。1988年,僧 额尔德尼的作品首次在内蒙古文联主办的蒙古文期刊《世界文学译丛》发表后,其主要作品陆续被转写成传统蒙古文,有的发表于期刊,有的以单行本出版,其中包括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轨道》《扎那巴扎尔》《永世相见》和一些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深深影响了国内蒙古语作家的创作,国内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家中,开始出现抒情派。就文体而言,国内以蒙古文写作的作家,受僧 额尔德尼和长篇小说《清澈的塔米尔河》的作者策 洛岱丹巴影响最大。前者让国内作者的小说多了几分抒情和温柔,后者则影响了长篇小说的整体结构和情节走向等。

单说这本中短篇小说集《月光曲》,原著在蒙古族读者当中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该小说集1988年由蒙古国国家出版社在乌兰巴托出版后,1992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苏日格日乐图、敖德巴拉、宝音乌力吉转写的传统蒙古文版。该书一经出版,便成了蒙古国文学爱好者人手一册的畅销读物,于2000年、2013年再版两次,2017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僧 额尔德尼作品集(一套34册)时,收入了《月光曲》中的全部文章,而该书中的小说以原文散见于各报刊上的,已难以统计。

蒙古国文学评论界几乎一致认为,僧 额尔德尼不仅是蒙古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典作家,也是整个20世纪蒙古国文坛的经典作家。前苏联蒙古学学者Л.М.戈尔西莫维奇就认为:僧 额尔德尼是一位将心理小说写得炉火纯青,因而在当代蒙古国文坛引起新现象的作家。蒙古国大学者罗布桑旺丹则认为:僧 额尔德尼的小说善于抒情,基调向上,饱含怜悯之心;他的小说善于以小见大,用最普通的小事映射大世界,潜入小说人物的内心,在展示小说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展现其性格形成的根源。在描写方面,他也有大创新之举。

僧 额尔德尼的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其一大特色。无论是《霍兰与我》中那位让情窦初开的我,体会美妙初恋的邻家姐姐,还是在《雪山上的雪莲》中那个给予男人自信和快乐的女性,还是《洪格尔 珠拉》中被描写成守护神的洪格尔 珠拉,她们都用母性关怀、温暖和安慰一颗颗失落的心,用恋人般的温柔融化冰冷与绝望,唤醒世间的美好。关于僧 额尔德尼小说中的那些女性形象,蒙古国学者巴特索利认为,僧 额尔德尼的 恋爱情结,与他的生活经历相关。在僧 额尔德尼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卷入一场风波,从而他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因此他特别理解女性心理,对女性也具有更多的好感。

僧 额尔德尼小说的男性形象里,写得最好的要数老人。《老去的雄鹰》一文中,扎布老人对生死的态度令人动容,《送往天堂的发条车》中,赞布拉老人的童心可爱又有趣,《老人与石人》记录了社会的变迁;《四个老人》中的四位老人,发挥余热,的积极性和相互斗争的可爱,也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在僧 额尔德尼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沾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贬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尼小说不长的篇幅里,老人们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老人生活的背后,则是关于人生的哲理,展现的是时代的变迁和变迁背后的的心灵史。

纵观人类的文学史,大部分作家都无法超越自己生活的时代。僧 额尔德尼虽然在写作方面具有超人的天赋,但他的身上依然有时代的烙印。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难免进入高大上、扁平化的误区。好在这类作品并不多,不会影响到他成为蒙古语经典作家。

尽管僧 额尔德尼的作品在他的母语世界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继被译成了俄、德、英、法等多种文字,关于僧 额尔德尼的条目也曾入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家大辞典》等辞书,但是他的小说10年前才被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2008年,《译林》(文摘版)杂志发表了由笔者译的《月光曲》,发表后被《读者》杂志2008年11期转载,围于版面,两刊发表的均是删节后的作品,《青年文摘》杂志2008年9月的红版发表了由我译的《母亲》。这两篇小说大概是最早被译介到国内的僧 额尔德尼的小说。之后翻译家敖福全先生的译作《老鸟》(本书中译作《老去的雄鹰》)发表于《世界文学》2011年第3期,后与《皓伦与我》(本书译作《霍兰与我》)、《皓伦与查穆巴》(本书译作《霍兰与我》)、《皓伦与我(三十年后)》(《皓伦扬起的尘土》)、《皓伦与我(性奋扬起的灰尘)》(《夕阳下的鹤》)(本书译作《太阳鹞》)、《秋雨绵绵》(本书译作《暮秋的雨》)等篇目一同入选《蒙古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该书于2015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蒙古国文学经典》(小说卷)时,收入僧 额尔德尼《送往天堂的发条车》《太阳鹞》《月光曲》三篇小说,其中《太阳鹞》《送往天堂的发条车》后又发表于《儿童文学》2016年第9期。

僧 额尔德尼作品的重要性、经典的意义与国内译介的缺乏程度,使我萌生了系统地译一本僧 额尔德尼中短篇小说的念头。在他的诸多作品里,《月光曲》一书不断再印,影响甚广,是僧 额尔德尼公认的代表作。于两年前开始译,我便感觉到了这是一块硬骨头。首先,僧 额尔德尼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表,如服饰、头饰、马的颜色、马具等,因为蒙古两个民族的生活差异,这些名词有的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即使有,用在文学作品里也不大合适。其次,正如作者在《原序》中说的那样,他开创了抒情小说的先河,作者的修辞和句式非常讲究,甚至可以说,他的行文风格自带一种不可翻译性。但既然已决定了要译,就要克服种种困难,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平衡。

翻译过程中,我找来转写成传统蒙古文的版本,同时与蒙古国出版的基里尔文进行核对,一核,竟然用去了3个月的时间。尽管这一过程毫无乐趣,甚至有点令人绝望,但每发现一次转写中的失误,我都因为译文更接近于准确性,而感到庆幸和开心。翻译过程中,我收入转写版本遗漏的《我们必胜》《前线护士》《伊莎贝拉》3篇小说,以求译本的整体性。

这篇译后记,即将写完时,对于这本书中的译文,仍然有些不放心。好在加拿大诗人、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在他的歌曲《颂歌》里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关于这本书的裂痕,欢迎大家批评,好让照进来的光,温暖和照亮更多人的精神世界。



流淌的爱

读赵广贤长篇小说《麻雀在欢唱》

◎田夫

都没有忘自己的责任!

赵广贤是一名小学教师,但他的小说绝不像她手里的教科书。她让孩子们见识到的是另一片天地。我们随手一翻,便有鲜活文字跳至眼前:

似乎说不准是从哪一天开始,春天真正地来到了我们花都。刚开始,我发现我上学路过的田野地里,嫩绿的小苗像约好了似的,一下子从土里冒了出来。

隋心帮父亲种地:犁地时,我在前面牵着大黄(牛),一根垄又一根垄,我和大黄的脚印留在微微泛黑的土地上,整齐而规则。也是在这样的重复中,我把大黄四只脚有规则地落在并不坚实的土地上所发出的有些沉闷的哒哒声,当成了最好听的音乐。

一个留守儿童的呢喃:他的目光悠远,望向窗外,望向南山,或者更远的地方,不管怎样,我都要坚持,我要努力学习,考入好的初中、高中,然后上大学。到那时,我就能去找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在等我。

我想这也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呐喊!一段话,隐藏着多少无奈,但又显示着刚强。这不正是当下成千上万留守儿童所面对的现实和所应该有的志气吗?

《麻雀在欢唱》不仅仅表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更是用艺术的手法表现了我们的当下瞬息万变、多姿多彩的生活。它给予小读者们愉悦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为他们将来长成大人打下坚实基础。它也适于成年读者,尤其那些丢下孩子离家的爸妈们,要他们思考他们走了,孩子留下了什么?他们挣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将来的孩子,但他们忽略了今天对孩子的远离也许是难以弥补的伤害!

读小说《麻雀在欢唱》,从头到尾都有一种被浓浓爱意包裹着的感觉。是的,人间只要有爱,其他的还是问题吗?!



在赤峰市文学创作的队伍里,有几位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赵广贤就是其中一位。2019年赵广贤的长篇小说《麻雀在欢唱》获得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赵广贤把孩子们比喻成了无忧无虑、天性活泼的麻雀,作品有了准确的定位。掀开这本书,一页一页读下来,小说几乎不见作者的议论,全是孩子们自己的事。故事所处背景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见大悲大喜、大起大落,正因为没有作者的刻意杜撰,才使得故事亲切、真实、动人,庸常中体现生活之美。

在写作之初,赵广贤是动了一番心思的。为了把人物写得更准确、到位,她干脆就用了第一人称,我隋心,一个10岁的小女孩,她的成长经历和眼前的世界,读者不难发现赵广贤的感情融入、思想表达,也许正是这种深情融入、深刻表达才打动了读者,使小说大获成功。

由此,我觉得小说主题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决定作品的成败。赵广贤的这部《麻雀在欢唱》就是一个成功范例。

小说写的是农村的一家四口,爸妈、弟弟和才10岁的小女孩隋心。故事就发生在当下,当下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半个空村,男劳力差不多都出去打工,隋心的爸爸走的也是这条路。尽管家家都如此,隋心还是好不情愿。过去隋心肯定是被爸妈宠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爸爸一走她少了依赖,读书外要帮妈妈带弟弟,帮忙打理家务,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这让小主人小,没了退路。

我为赵广贤的《麻雀在欢唱》之所以这样受欢迎,当然与她对所描写人物的准确把握和精心打造有关。《麻雀在欢唱》中的我,就是赵广贤倾心打造的一个小人物。虽没有惊天动地,但却鲜活感人。小小年纪的隋心,遭遇了那么多想不到的事,也正因为这种遭遇,才使她茁壮地成长起来。

小说有浓浓的亲情,更有小朋友之间的友谊。他们在特殊环境里是如何锻炼成长的?说到这,我们的思路又回到了赵广贤小说主题的挖掘上,无论是作为一个老师,还是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赵广贤

